

比利時：沒有民族的國家

洪瑞閔

「比利時人？他們是撐不了多久的。這不是一個民族，兩百個外交決議永遠不會使他們變成一個民族，而這樣的比利時也永遠不會是個國家，它是無法維繫下去的。」

— 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第一任法國總理

比利時獨立：「人造」的國家？

如同塔列杭所述，1830年比利時自荷蘭獨立以後，許多人對於比利時是否能夠永久存續感到懷疑，一方面，儘管「比利時」作為一個地理名詞自羅馬時代起便已存在，但所謂的「比利時民族」並不存在，在比利時建國之時，境內有的只是極大差異的兩大族群——瓦隆人與佛拉芒人。

另一方面，在1830年比利時爆發革命之時，面對來自荷蘭的鎮壓軍隊，若沒有法國以實際的軍事協助與英國的外交支持，單憑比利時自身的革命勢力是難以達成獨立的，因此，對一些政治人物來說，比利時是一個「人造」的國家，是一個由歐洲列強強加在瓦隆與佛拉芒這兩大族群上的一個歷史枷鎖。

的確，依照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比利時的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不符合所謂「原生論」的觀點，也就是在比利時建國之前並沒有比利時人的存在。儘管如此，我們依舊可以跟現代

大多數的國家一樣，根據「建構論」的主張來完成比利時民族國家的建構，也就是儘管一開始並沒有比利時民族的存在，但我們可以用後天的努力創造它，也就是在菁英的領導下，不同血緣的人們意識到彼此有著共同的命運，願意為了共同的價值團結在一起奮戰。

我們可以從比利時獨立運動中觀察到這種「建構論」民族國家的成立過程。當時屬於荷蘭王國南部行省的比利時地區，他們共同面臨著來自王國中央對其權益的侵害，因而有了共同的目標。

首先是對自由的追求，當時荷蘭國王威廉一世(William I)希望進一步的強化王權，然而這樣的強勢作風引起了許多不滿，一方面，對學校教育的干預激起了教會的反彈，天主教會人士希望捍衛教學的自由；另一方面，自由派人士則希望掙脫專制王權對言論與集會自由的管控。因此，強勢的王權使得教會與自由派這兩種幾乎完全相對立的兩群人團結起來爭取各自的自由。

再者，是平等的追求，在當時的荷蘭國會，比利時地區的人民是被低度代表的，佔全國人口 62% 的比利時地區，卻只擁有全國近一半的議會席次，所得到的稅收分配也不成比例。此外，威廉一世將基督教的喀爾文教派訂為國教也使得以天主教為主的比利時地區感到不安。這些因素都使得瓦隆人與佛拉芒人不分種族與派別的感到一種共同的威脅感與共同的歸屬感，以此為基礎，一個中央集權且擁有兩個民族的比利時王國在 1830 年誕生了。

比利時獨立—1980 年代：國家的聯邦化

雖然比利時建立了，但兩大民族似乎並未能夠繼續為了上述的價值團結在一起，反而在許多問題上開始有著重大的分歧，對彼此的誤解與偏見也逐漸加深。其中，語言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比利時開國以來，法語一直有著優勢地位，其不但是社會菁英與統治階級所通用的語言，國家的行政司法立法也都被這「伏爾泰的語言」所壟斷，同一時間，荷語被認為是不入流的，是社會低下階層使用的語言，如此的歧視造成了許多問題，例如，只會說荷語的佛拉芒人在進行法院審判時，被迫要以法語來進行答辯。在學校裡的教學只以法語來進行。在軍隊裡，只說法語的軍官難以帶領只聽得懂荷語的佛拉芒士兵作戰，這些情況都使得有越來越多的佛拉芒人感覺自己是不被重視的二等公民而心懷不滿。

隨著 19 世紀歐洲民族主義的興盛，追求佛拉芒自主與平等的佛拉芒運動開始崛起，到了 20 世紀初期，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們的活動獲得了許多成果，包括荷語作為官方語言地位的確立、第一座以荷語為教學語言的大學設立以及軍隊的指令開始以雙語並行。然而，面對佛拉芒運動的興起，瓦隆人逐漸開始不願再做退讓，他們認為語言的使用是個人的自由，不應受到任何限制，相反的，佛拉芒則認為語言的使用必須要尊重當地社會，應該要以法律來保障不同語言之間的平等地位。這兩種各自擁有正當性卻難以相容的觀點使得比利時內部荷法語族群的關係日漸緊張。

此外，作為一個被列強包圍的西歐小國，兩次世界大戰也給比利時兩民族之間的團結帶來難以磨滅的傷害。在兩次大戰期間，看準比利時內部的族群不合問題，德國均在其佔領期間提出所謂的佛拉芒政策 (Flamenpolitik)，目標是將比利時裂解為瓦隆與佛拉芒兩個國家以吸引佛拉芒人的支持，這樣的政策也的確獲得不少激進佛拉芒運動人士的呼應，在戰爭結束後，這樣的行為立刻被瓦隆人認為是通敵與叛國的行為。

除此之外，我們也不能夠忽視「王室問題」所帶來的深切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即將佔領比利時之際，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 (Leopold III) 與內閣的意見分歧，決定留在比利時投降德國而不隨流亡政府出走

英國，在戰後，投降的國王招致許多比利時人——特別是瓦隆人的不滿，因而拒絕其返國，在正反意見僵持不下之際，比利時政府於 1950 年舉行公投來決定國王是否可以返回比利時，公投最終以些微的差異通過國王的回歸 (57.68% : 42.32%)，但其中卻呈現出不同區域的極端傾向，有 72% 的佛拉芒人支持國王的回歸，卻有 58% 的瓦隆人反對國王的回歸。

這樣的結果使得許多瓦隆人認為遭到佛拉芒人的多數暴力，放任與敵人合作的國王回歸，使得各地的衝突與抗議事件不斷，雖然，最終國王選擇退位以平息爭議，但又進一步加深了瓦隆人與佛拉芒人之間的心結。

這一連串事件所種下的衝突與不滿種子，最終在 1960 年代末期的「魯汶事件」中爆發開來，不但使得當時的政府倒台，也開始了比利時一系列的國家體制改革，比利時從單一制的中央集權政府走向聯邦制國家，除了主管外交與國防事務的聯邦政府以外，我們還看到以土地為基礎的「大區」設立以及以人為基礎的「語言社群」。

這樣的發展是瓦隆人與佛拉芒人在各自的利益中所找出的一條妥協道路，大區的建立反應瓦隆人的需求，也就是希望達成經濟上的自主。語言社群則回應佛拉芒人的訴求，重視的是文化上的自主，因此，在國家走向聯邦化的同時，瓦隆與佛拉芒找到合作的辦法。

1990 年代迄今：危機與妥協的循環

儘管藉由國家的聯邦化，比利時的兩大族群找到了妥協之道，但之後的發展並未就此一帆風順，而是在危機與妥協的循環中渡過。瓦隆人與佛拉芒人依舊對於許多國家事務如預算的分配、布魯塞爾鄰近地區的行政與選舉制度劃分等議題僵持不下，每一次聯邦選舉後的內閣組成都是一次妥協的嘗試。

2000 年後，強調現有分配制度對佛拉芒不公平，主張要將國家進一步「邦聯化」的新佛拉芒聯盟(New Flemish Alliance)的崛起又再度激化了比利時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在 2007 年與 2010 至 2011 年間，比利時面臨了兩次嚴重的政治危機，荷法語區各方政黨無法達成妥協共識而遲遲無法組成政府，2010 至 2011 年更有長達 541 天的時間的「無政府狀態」，迫使時任國王的亞伯特二世(Albert II)都必須出面訴求國家的團結。最終在國王的壓迫與多數比利時民眾的壓力下新的政府方能產生。

結語：團結就是力量

Ernest Renan 說民族是「一種繼續共同生活的明確意願表現」是一個「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在比利時的歷史上，儘管最初並未有「比利時民族」的存在，但是瓦隆人與佛拉芒人在獨立之時展現出他們願意共同抵抗荷蘭的專制王權，追求自由與平等並一起生活的意願，一個「比利時民族」就因此而誕生了。然而，在隨後的歷史發展中，由語言所帶起的

一系列問題似乎使得這種共同意願逐漸被不間斷的懷疑與衝突所取代。比利時這個國家似乎又不再有「比利時民族」而只剩維護自身利益並尋求自主與獨立的瓦隆人與佛拉芒人了。

在今天，儘管所謂的比利時分裂與佛拉芒獨立依舊被大多數人認為是根本辦不到的事，但不可否認的是，長久以來的族群不合仍舊存在比利時人的日常生活中，任何事情均可能訴諸族群議題而動輒得咎。例如 2016 年比利時鐵路工會發起大規模的罷工，但是主要的執行者只有瓦隆地區的鐵路工會，佛拉芒地區的鐵路工會只有部分配合，這被許多瓦隆人視為是不團結的象徵，而佛拉芒人則認為瓦隆人是反應過度並拖累了他們。又好比同年佛拉芒政府希望與法國合作來提升該地區學生的法語能力，也有瓦隆人質疑為何不選擇同說法語的同胞而選擇外國人來合

作？種種狀況均說明了作為一個「比利時民族」所必需的共同奮鬥的價值與一同生活的信念仍舊稍嫌不足，當然我們也不必過度悲觀，在許多時候，瓦隆人與佛拉芒人還是表現出其身為比利時人的團結與價值，例如在漫長的無政府狀態中，比利時政府依舊維持有效率且穩定的運作，2018 年的足球世界盃期間，全國不分你我的團結一致為了比利時國家隊的表現喝采。

總而言之，對於如同比利時這樣先天沒有民族存在的國家來說，若要完成民族國家的建構，則比利時的國家格言——「團結就是力量」——，這個看似簡單做起來卻一點也不容易的道理，就是必須要積極去努力的方向。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魯汶大學政治學博士）

到法國攻讀葡萄酒學位正流行

談到葡萄酒，大家腦海一定會先聯想到法國，她就如同是葡萄酒的代名詞一般。

如今有越來越多學生從世界各地來到法國進修葡萄酒知識，雖然高等教育務在追求國際化，但以葡萄酒來說，世上卻沒有比法國以及其風土條件還更適合學習葡萄酒知識的地方了。

於是許多志在投身葡萄酒釀造或銷售的學生紛紛前往漢斯、波爾多、昂熱、第戎或蒙彼利埃等地深造，而吸引越來越多國際學生的正是課程背後的釀酒傳統以及國際知名度，其中每所學校都是葡萄酒產業中經驗、知識與人才培育的寶庫。

為因應大量的國際學生，這些地區的葡萄酒課程也因此多採英語授課，課程除了葡萄種植、葡萄園管理的深入知識等核心知識，亦包含了葡萄酒產業、法律、公關、市場觀察與行銷等各面向。

根據校方統計，所有學生都在畢業後的數週或數個月之間找到工作。無論是想維持舊世界葡萄酒的尊榮地位，還是在新世界葡萄酒打下一片江山，只要保持開放與敏捷的態度，就是全球市場需要的人才，而這也正是成為當代釀酒師需具備的特質。